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

序

列朝詩集序

毛子子晉刻列朝詩集成予撫之愀然而歎毛子問曰夫子何歎予曰有歎乎予之歎蓋歎孟陽也曰夫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錄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謨次國朝詩集幾三十家未幾罷去此天啓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

而丁陽九之難海宇板蕩載籍放失瀕死訟繫復有
事於斯集托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次
昭代之文章蒐討朝家之史集州次部居發凡起例
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挿架盈箱
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
乎怖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刼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
人其萎流風迢朕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能丹鉛
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鵠出天津鵠啼海錄谷
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
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遺馘也哭泣之不可歎於何

有故曰予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
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
在癸曰極丁丁北成實也歲曰疆圉萬物盛於丙成
於丁茂於戊於時爲四十強盛之時也金鏡未

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
運也狀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採風謠汰
冗長訪幽仄鋪陳明朝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
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請
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
詩錄丁集

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毛氏重鐫十三經余爲其序越十有七年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子晉復請余序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理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指定於胸中朕後出而從事於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長短取裁於吾之權度累黍杪忽鑿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爲通天地人之大儒有人曰

我知輕重我明長短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
誣目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我知權我知度
問之以輕重長短亦茫如也此執籥而爲日不通史
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蒐
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之經經緯史州
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
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記
傳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也司
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剏立史記本
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書世家列傳變國風之條

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變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事於史者以紀傳踵班馬則順祀也其軌彛以春秋躋左孔則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安奉爲丹書獨反唇於河汾之元經則目曉之論也今自太史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纘比諸冊府羽陵藏室師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法也客曰鈞京舉要自宋以來亦多家矣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

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諳之伏藏
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爲碁局史爲
其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師之揆寶其可
以礫肘而量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瑣而不要毘
陵之左編博而不詳自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
各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如登高臺以臨雲
物如上巢車以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發皇心胸開拓
頑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
需者使決僑者使沈狀後乃知夫割剝全史方隅自
命者未有不望崖而返向若而歎者也善奕者取全

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人之學範也客曰史自東漢以降靡矣不擇而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論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鉤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狀抗行因以蹂踐曄壽諸人諸不足供其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繹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趣則五代繩尺隳堦猶可以追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槁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以爲可學

必不敢薄視公以後之史而以爲不足學三折肱知
爲良醫而喟然三歎也客撫朕避席曰如夫子之言
是役也功於史學偉矣毛子有事經史正乙夜細旃
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夢龍光全書大橫古兆之初
神者告之矣或均之典冊刳灰已燃鴻都之石經珠
囊重理聖有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昱射南
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唯遂并序問答之辭書之簡
首

建文年譜序

謙益往待罪史局三十餘年網羅編摩罔敢失墜獨

於遜國時事傷心捫淚紬書染翰促數閣筆其故有三一則曰實錄無徵也二則曰傳聞異辭也三則曰僞史雜出也舊園蠶室盡付灰劫頭白汗青杳如昔夢唯是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卽安張天網以籠之頓八紘以掩之閉口捕舌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可焚也明知

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濙之
訪張邈邈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
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塗以安之也藥燈之詛
呪薙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
語改參蘖而典僧錄其釋朕於溥洽昭於中外者所
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
帝知之興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
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
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
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

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彝可以扇動衛世子之焚臺衛太子之詣闕誰能非之誰能基之讓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爲孤竹之封以休髮壞衣爲採藥之遁耄遜遐荒自比退耕於野頭陀乞食豈曰餬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踰沙軼漠高皇帝之基業安祖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寧非讓皇帝之所詒乎讓皇帝之至德媿諸秦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

言之不盡矣而其所以不能知不盡言者輪囷苞塞
終不能泯滅於斯人斯世於是乎憤盈交作新舊錯
互實錄廢則取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占決父老之
口梵宮之轉藏教坊之冊籍旅店市傭之留題斷句
無不採集無不詮表亦足以闡幽潛勸忠孝矣而斯
人之心不但已也於是乎四十餘年出亡之遺跡易
代已後歸骨之故事問影訪求鑿空排纘亡是司契
子虛削牘訊筮與于巫陽聽行籌于王母公羊指定
哀之疑陸賈懼丹青之惑固將軌夢以爲實又且巡
故而造新曰夫已氏一妄男子乘是以賈弄筆舌鋪

張祖先若吳下流傳諸錄其譌僞歷狀著明而舉世
不盡知也有其知之則又曰西方之山隰猶思美人
蜀地之禽鳥豈真望帝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
之不忍廢也于是東萊之君子趙君士喆者作爲建
文年譜年經月緯事比詞屬會粹諸家記錄而整齊
其文章以宿老如謙益固亦當援據史乘抗詞駁正
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歎歔煩醒不能解免夫
狀後知讓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而趙君之爲斯譜本天咫述民彛備國故搜遺忠當
滄海貿易禾黍顧瞻之後欲以殘編故紙慙遺三百

年未死之人心是豈欲與世之君子擅陽秋矜褒貶
爭名於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謙益衰殘耄熟
不敢復抵掌史事趙君之弟刺史公言念舊史俾爲
其序螢乾蠹老口噤筆秃伸寫其狂瞽之言識於首
簡亦聊以發觀者之一慨而已矣

啓禎野乘序

嗚呼史家之難其莫難於真僞之辨乎史家之取徵
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覈真僞
鑿鑿如金石狀後可以據事跡定褒貶而今則何如
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爲煨

燼學士大夫各以已意爲記注憑几之言可以增損
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譎人而國史爲
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謚議琬琰獻徵之記載委諸
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爲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
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
家史僞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氏一
一皆沈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爲信史于是國
故亂于朱紫俗語流爲丹青循螻蛄以尋聲傭水母
以寄目黨枯仇朽雜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
刦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縑邀取鴻